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鄰長則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薛平仲曰六鄉之民既環居於國城之內外則公卿大夫實易以從容於其間先王因

勢之便以分其職則爵秩之隆所以加於六遂一等者其理則然非固厚於六鄉彼為遂之民者既間居於甸稍縣都之中而所謂王子弟之親與夫公卿大夫之尊又皆食邑於其內則其統臨而鎮撫之者蓋亦至矣而遂復設官以從而教治之則爵位之殺所以降於六鄉一等者蓋所重在彼抑豈有薄於六遂者哉

又曰六遂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

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鄰長不命萬二千

五百人

○愚案鄰長推為五家之長其受田與五家等本非有祿以養之餘說見比長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賈氏曰此與遂師職意同○王昭禹曰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遂大夫不登以遂人登之蓋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

○李嘉會曰遂師曰登遂

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於下遂師登之於上

易氏曰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易氏曰黍稷高下種莖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

○鄭康成曰功

事九職之事民
所以為功業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易氏曰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
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
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
王氏詳說曰遂師遂大夫言政令戒禁至於縣正鄙
師鄙長里宰則特言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
又無與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

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曹氏曰

王畿千里之地自六鄉六遂之民總為十有五萬家其餘地天子使吏治之不統於遂官者是為公邑公邑之外為大夫之采邑者是為家邑家邑之外為卿之采地者則為小都小都之外為王子弟之采地者則為大都雖曰家曰都各有不同而實皆采邑也遂大夫令為邑者則所職不止於六遂併與公邑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皆治之則所治者廣矣

○易氏曰為邑之吏有政有事

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

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

○曹氏曰歲終會政致事將以達其可誅可賞可廢可興

之實于

朝廷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鄭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易氏曰簡之脩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為之具也○曹氏曰此亦教邑氓者

三歲大比

毗志反

則帥其吏而興毗

鄭康成曰興毗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興猶舉

也

○劉迎曰興毗不過明有功屬地治而已後世秀
庶賢良之舉即興賢能之遺制力田即興毗之遺

制豈可此
而一之

○黃氏曰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

以道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之毗即遂人下劑

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家幾二萬人

必當有桀異聰慧者於是乎興之○李景齊曰六遂

以耕為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過教民稼穡之事賓興

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
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
野之中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興之固不至
老於龕巖深谷之下而不獲進矣

○曹氏曰賓興之禮既詳見于鄉則

遂之興也安得不同於鄉大夫賓興之初鄉近於內故以教為主遂遠於外故以耕為主前後互見其實

一也○易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也
之遺意○曹氏曰教養之本在於井田耕農之中鄉

遂之有司所以察其民者固非一端而公論之所稱者固非一日則興於井田者決無虛偽趨競之人於是取而用之其賢而有德者可以儀表於民庶之上觀感而化而風俗厚矣其能而有才者可以圖回於事為之間綱舉目張而治績著矣

○林椅曰在遂鄰有長里有宰縣有

正大比興
此為此耳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黃氏曰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為職而里宰合耦于耜

鄴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眊明其有功者亦
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
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
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闕絕於是
以新興之眊聯屬之興賢能曰出使長之入使治之
興眊曰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
之故曰興士於庠序興農於畎畝

○鄭康成曰屬猶
聚又因舉吏治有

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王氏曰明其有功者則
察舉其屬人之有功屬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

職事

○曹氏曰明有功非不及德也其服勤於田畝而有功者即其實德也屬地治非不及教也其聯屬於地治而無曠者即其實教也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易氏曰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為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為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為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為都邑者四

達於小都大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
於事事無不著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
無非教矣○黃氏曰四達謂達之于四疆凡為邑者
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即所謂以稽功事

者也

○鄭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
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

也○劉執中曰治教其民有四事可以上達于王一

曰食達有以禦水旱二曰兵達有以治軍旅三曰賢

達有以補教化四曰能達有以成政治為邑之事惟

是四者可達于王則受上賞○鄭鍔曰里鄰縣鄙之

吏位卑職微無由自達于上令戒之以勉立辨事以

謂遂大夫當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于

王彼其小吏勤職于下得以聲名彰徹于上安得不
自勉哉○王氏曰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于大司徒
自大司徒達之于遂人自遂人達之于遂大夫
夫自遂大夫達之于為邑者此之謂四達

鄭錡曰有以戒之於其先則視其勤惰以行誅賞廢
興誅賞廢興非遂大夫所得而專亦達于王而已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各亦降焉故州謂之
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賈氏曰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黃氏曰徵徵
斂也謂之政令徵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丘甸令
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鄭鍔曰或徵其賦役或比其衆寡非有政令何以治
哉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音促其稼事而賞罰之

項氏曰頒田里謂一廛百畝之類○賈氏曰分職事
者即九職之功事也○鄭鍔曰民事不可緩稼事伊

始則趨之使趨時

易氏曰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為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叙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己則民無不舉之職事

○鄭鍔曰民之好逸惡勞古今則一

何古之農民不胛作勞丁壯耕而婦女饁後之農民
不胛作勞至於舍其耒耜而流於游手是無他古者
非特務農之君以勸農為先蓋亦為吏者得用賞罰
以與之從事勤于三時者吏則有賞彼安得不慕賞
以致勤惰於稼事者吏則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
情觀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之語信周家之吏勸
民有術矣然考其賞法無所見惟里宰行其秩序之
說意其為力田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級二級
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也○李嘉會曰頌
田里分職事慮有不得其平於是掌其治訟趨其稼
事必有勤惰之
分故有賞罰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王氏曰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

以救其時事也○易氏曰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
民以執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劉執中曰稽攷其功程會其羣吏所集之事職否而
正其誅賞

黃氏曰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鐸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

事三歲興甿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
教法何以為師乎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黃氏曰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
禘遂鄙視黨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禘之名不
出疑野祭法略皆不立名或社或禘皆得祭於此豈
非里社者歟○鄭錡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
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鄭康成曰作民謂起役○易氏曰戒令所以肅衆志
軍法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鄣長以旗鼓兵革帥其
民而至至五百家為一小陣然後鄙師為之掌其戒
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

鄭康成曰時四時也○黃氏曰數衆庶稽其在不在也
媿惡其人之善良竒衰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

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于上○易氏曰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媿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媿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

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媿惡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蔑有容其姦矣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李嘉會曰鄙管五鄙職衆事夥宜於此會其政而致事於縣正

鄙長每鄙中士一人

各長其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鄭康成曰校猶數也○王昭禹曰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鄒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言稽夫家之衆寡至鄒長則曰校登其衆寡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蓋族百家也鄒亦百家也惟百家然後為可校況上自遂大夫縣正鄙

師下自里宰鄮長皆不言喪紀之事惟鄮長言喪紀猶六鄉之官上下不言葬埋惟族師言葬埋然則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則四里為鄮亦使之相葬等而上之黨相救州相調鄉相賓愚以為在鄙在縣在遂理或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相保愚以為在里在鄰理或然也不然鄰長何以曰掌相糾相受與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者同乎又何以曰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者同

乎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賈氏曰喪紀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
祭祀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

鄙師鄙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六鄉互見其義○
李

嘉會曰六遂之民以農為急喪祭易於
曠禮使百家之長治之則職親而事舉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易氏曰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

之器無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旗師以旗鼓兵器帥而至都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鄭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李嘉會曰言有司則見其衆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鄭錡曰有戒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戒一鄩為之長者

職當然也

○賈氏曰鄩長中士唯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鄩知聽謂受聽而行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賈氏曰鄩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攷女功之事

○鄭康成曰女功絲枲之事○李嘉會曰男耕女桑俱其職也故鄩長以稽之

鄭錡曰遂大夫以教稼穡為職縣正則趨其稼事鄩長里宰則趨其耕耨何也春耕而夏耨皆稼穡之事

非縣正只趨耕於春而鄮長只趨耨於夏里宰之兼趨其耕耨也遂之官以勸農為職則凡稼穡三時之務皆當督之使疾趨時若夫女功之事遂官皆所當稽獨使鄮長稽之豈惟一鄮有女功耶亦互見之義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為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衆苟無宰制之能何以治之職之卑者於尊無嫌所以同夫

宰之稱○黃氏曰一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為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為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羨卒矣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鄭鍔曰治一里之政令宜以里為言乃曰邑者蓋有以五家而稱邑者如鄰長言邑是也有以十家而稱邑者孔子言十室之邑是也有以四井為邑者小司徒所言是也有總六遂皆名

曰邑者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是也二十五家亦謂之邑蓋邑者聚居之義衆之所聚皆可以通稱也

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鄭鍔曰一里之家相與耦耕宜自配合何待里宰余以為耦耕之法一耜之廣者五寸二耜為耦廣深一尺故合二耜則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力有強弱為耦者未必通耕則耕者廢里宰歲時往即耒室為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耜之為言助也

○易氏曰耒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步中間為剛不易之地一畝三剛一易之地一畝二剛兩易之地一畝一剛剛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耒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耒廣五寸二耒為耒正合一剛之地於是而合耒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耒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

里宰合耦之所教為治所之名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蓋於此室計之所謂歲時者其季冬歟為合耦以治稼穡乃趨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趨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歟宮伯言行其秩叙說者謂秩者祿廩之常叙者遷進之次此農民耳

所謂秩序者何也余謂此乃力田之賞也漢自高后
置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勵天下使之務本文帝
又置力田賞員以是知秩叙者爵一級爵二級之數
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遷進之漸以激勸之也○賈

氏曰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
先後次序相助佐為之○曹氏曰里宰合耕于耨之
法尤為井田均民力之要指耦者謂兩人相助而耕
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此即合耦之意也然合耕非止一井而已蓋合
百家之衆共耕十千畝之田詩人所謂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使民均其耕耦之力

共其刈獲之利自東作西成少長相從平秩有序雖
遺秉滯穗亦得以惠及鰥寡孤獨之民○黃氏曰鄰
長無爵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
蓋時時給之皆毗也不相帥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
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帥有從有司政
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
叙宮伯月終均秩歲終均叙鄉師邦事作秩叙是也

總論

李景齊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熱耕凍耘霑體
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
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以簡稼器脩稼政則有

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稼器稼政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宜不敢不勉矣猶未也至於合耦而勸與夫趨其耕耨鄩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以旌其勤而扶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襁褓耒耜之中其情可為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菽麥常率一遊要不過具文而已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易氏曰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衆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賈氏曰此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
旅師○鄭錡曰所謂有司者其遂人歟

鄰長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賈氏曰使五家各相糾察

○王昭禹曰相糾則為宅
其有臯竒衰相及故也

宅

舍有故又相容受也○王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贊則比亦相贊也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

曹氏曰相糾相受乃使五家之鄰長得以專之蓋比屋而居五家之勢為至近朝夕出處五家之情為易

知其間純實而朴厚與懷姦而飾詐者皆不逃於目
曉之頃以之相糾可使有所警而不為非以之相受
可使有所勸而必為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邪心所
謂舉賢興眊皆由此乎基之不然民散處於遠者其

善惡豈一人所能盡究哉

○李嘉會曰六鄉之民居近郊近則易親比長以和

親言六遠之民散居田野則遠此曰相糾而不及和親

凡邑中之政相贊

劉執中曰邑中之政謂里宰也

鄭鍔曰不獨治其一邑之政彼有政焉此其助之此有政焉彼亦我贊則鄰里相通短長相補庶無一政之或闕

○易氏曰相贊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

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為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於天下矣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鄭鍔曰卒伍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徙徙必有

故

○黃氏曰徙不惟不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絕相遠則不容不徙

徙于他邑則隨

而付之明其人自官而徙非私遷也與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同然比言國中及郊比言他邑者遂中地廣以下劑致眊詎可容之遠徙耶徙于旁邑或可也所謂邑者殆指里宰之里中為邑

○曹氏曰新遷之地始至之情

或扞格未平又使鄰長躬至其所而授之使相信而有所據相敬而無所疑然後徙居者所至如歸

王氏詳說曰比長言徙于他而鄰長言徙于他邑蓋六鄉無邑公邑采邑皆在六遂比長言為之旌節鄰長不言鄰長之於六遂既非國中及郊所以徙而授

之無旌節以行之

總論里宰鄰長

曹氏曰縣正而下如鄙師鄰長雖各有職掌大抵皆趨耕稼稽民數謹征役治喪祭戒令誅賞往往略同惟耦耕徙居最為重事乃不列於縣鄙鄰之官獨見於二十五家之里宰五家之鄰長者蓋鄰長雖微能糾察其善惡使民無遁情里宰雖微能協此耕耦使民有餘力等而上之有百家之鄰長五百家之鄙師

又有二千五百家之縣正次第而考覈之申明而勸勉之六遂之內宜皆良民而無惰農也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旅猶處也然孔子於易則曰旅不處也惟其不處是以名旅○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于外未安其居新眚亦然故以旅名○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

今民以羈旅為名官以新甿為職豈非自狹徙寬移
偏聚之民於闊曠之野上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易氏曰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
于他邑而為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
以下劑致甿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
一職言平頒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
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
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廩人為之移民

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廩為忙則謂之
新忙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掌聚野之耬粟屋粟間粟而用之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鄭鍔曰康成謂耬粟者
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夫民既相助
作何名又出稅粟恐無此理耬粟者合耦于耬而不

趨合耦之令者罰使出粟

○劉執中曰耬粟為有五畝之宅不耬而樹藝之乃

出不毛之粟

屋粟者有田不耕載師所罰之粟

即鄭說○張氏曰屋

粟不授田徙居之粟○楊謹仲曰鄭以屋粟為所罰田不耕者之粟既有此罰則天下無不耕之田所罰之粟不常有旅師果何如掌哉鄉遂公邑皆為溝洫三等采地乃為井田則是當時之田有九一而助者則公田也有用什一之法而使自賦者則無公田者也有公田則所聚之粟謂之助粟乃八家助耕之所收無公田者所聚之粟則謂之屋粟乃三家共其所稅之粟而輸之以其三三相保其稅

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楊謹仲曰其間民無職事者乃不受田

之餘夫則常有之矣所賦之粟乃其常也○易氏曰間粟即甸地間田所出之粟

○曹氏曰

此三等之粟在農家常賦之外旅師之所專掌

愚案鄭氏改而為若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為是

王氏曰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間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施以散

鄭康成曰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王昭禹曰載師以時徵其賦則耒粟屋粟間粟皆在焉閭師以時徵其野之賦貢亦耒粟之類耳旅師於無事則徵焉聚而用之而已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孫氏曰遂人以下劑致氓旅師以質劑致民皆別為

籍以稽之○項氏曰以治地之約契案民數而致之

則其頒之也平且無所肆欺也

○王昭禹曰立見謂之質立約謂之劑以

此致民防
偽冒也

鄭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

○黃氏曰興發也

平

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

是也○陳君舉曰此乃頒其積平其興謂頒我所積

以平其價之興也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平

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曰以調衣食曰惠

○王氏曰施其惠若民有難阨不責莫償

○鄭

錡曰遺人掌邦之委積待施惠野鄙之委積待羈旅矣此旅師又聚三等之粟以施惠以待羈旅何耶遺人與旅師施惠則同其所用則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于國中及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為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則旅師所施惠者皆為新眊之羈旅於野而未有授之地也與遺人之

待羈旅不同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新甿之治皆聽之則知之也

鄭康成曰以作事業曰利

○王氏曰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鄭鍔曰

散利則有時而收之○黃氏曰散其利不使積貯者有所專擅常平平賣之法也

易氏曰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曹氏曰慮其名籍之不定則為質劑以致之慮其物價之興踴則頒此積粟以平

之賙其難阨則施之以實惠助其資本則散之以實利其曰政令之均蓋均是數者無一夫不遂其所欲耳

總論

陳及之曰周家之為民慮至矣歲有凶荒則有補助之政旅師實掌其事平其所興徵者頒其所積聚者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蓋無有偏黨不均之患矣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

民而大司徒十有二教之所謂散利也鄭氏乃以均其政令為使之出息夫豈有補助之政而俾之出息乎介甫青苗之法遂取以為證又以平頒為不問其所欲否而概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救荒政耳意在救民苟樂歲粒米狼戾則民自有餘何至貸於官府哉青苗之法每歲再行取二分之息意謂貸者必窮民否則大姦猾而富足之家則不願取夫貸於窮民及姦猾則未必能出息故為無問其所欲否而槩

與之說則富足之家亦強使貸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易氏曰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糶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為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

賑貸正與同意

○禮庫曰旅師鄭氏云每歲如振貸非也正是專貸新吐○李景齊曰頒

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斂之以秋則粒米狼戾之時不至於穀賤而傷農○曹氏曰其聚之也不雜

於常賦其用之也亦不施
於常農惟新甿得用之

孫氏曰先王之恤羸阬養老幼有予之而不復取惟
新甿則春時所頒秋時必斂亦以新甿之轉徙不一
苟予而不取既非可繼之道又長游惰之習必定為
斂散之法然後可持久不替人情亦將自勉乎職業
不徒仰食于官府矣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鄭康成曰新甿新徙來者也

○賈氏曰即一徙於他者

治謂有所

求乞
○劉執中曰給其糧食頒其田宅
勞來而安集之皆所以聽其治
使無征役復

之也○黃氏曰等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
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遂人已見此言使
無征役則為復除之等明矣

易氏曰或謂新甿之治與遂人下劑致甿之說同是
不然遂人致甿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媿惡為之
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為家取二人而此則
使人之無征役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

眊之常法旅師乃凶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暮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媿惡為之等媿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為輕重之等至期則征役行之

孫氏曰新眊雖無征役久之亦不能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

凡曰為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縣都皆其邑之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鄭康成曰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黃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為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為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縣師之作衆庶既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者而征之矣蓋遂地車賦之正法也○易氏曰丘即四邑為丘乘即四丘為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

之始也

○曹氏曰自有一丘之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始自有四丘之四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定由此

推之十乘百乘千乘萬乘而大倫故曰丘乘

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為伍

至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為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為萬乘是每

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草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為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草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

○陳及之曰脩之多以存武備調之少以優民力

是知每次調發

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草車其餘未

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

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為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為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為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

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丘地也所謂徒役輦輦屬軍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王氏詳說曰縣既受法于司馬矣稍人又聽於司馬者縣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縣師之掌遍於王畿之間稍人之掌止於三等之采地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從而受司馬之法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

○黃氏曰徵發之令司馬

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法授稍人據其法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主興作事而為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隸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

中外相應

鄭鍔曰先儒謂同徒者司馬所調之同余以謂一甸增二里二里乃為一成積至於百里乃為一同出車千乘至於一同則人徒車輦可足用故謂之同徒非

司馬所調之同

○林氏曰鄭氏謂司馬所調之同蓋同則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謂之丘以

賦役之同謂之同○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帥而為役謂之同矣○曹氏曰古者不輕用民之力固曰一歲之役不過三日而更代則忽去忽來無乃紛然擾民是以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夫卒伍而言合必有抽摘調發之宜必有更休番戍之道故先為聯法以為出處之便使凡出征者有居外之勢而其聯則留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其畫

戰則目相視夜戰則聲相聞行以車為衛止以車為營各致死力以相應接莫敢任意以驅馳此車戰之法良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康成曰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賈氏曰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司徒地官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黃氏曰

此蒙上以縣師之法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
徵斂之官連類在此○項氏曰路室有委畜聚之小
者○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
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
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言遺
則可以兼委積言委則積有所不足故遺人言鄉里

門闕郊里野鄙縣都皆以委積為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紀則特曰薪芻與夫木材至於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之薪芻非委積也

薛平仲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蓋地利之至末也視稍人之丘乘其輕重有間矣然稍人以下士為之而委人之官既畀以中士又輔以下士何其於至微且末者顧重其職哉蓋丘乘之當共稍人令之足矣所謂薪芻者其責之於民則常病於細而用之於上則不

勝其廣先王必以中士掌之于以示地利之在所愛
惜也此斯民野賦之共魯不以細而不堪命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康成曰野謂遠郊以外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
澤之賦

王昭禹曰薪以給外內饗爨烹之用芻以給馬牛之
用委人掌斂之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爨之事
凡䟽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鄭康成曰凡䟽材草木有實者○王昭禹曰䟽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䟽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鄭鍔曰九職任萬民使臣妾聚斂䟽材今乃設一官以斂之何也此乃妾積之所須者

所待為至廣則所積宜至多矣非九職任民之比故專設一官以聚之

鄭康成曰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王昭禹

曰言凡聚畜之物非一色

愚案新芻䟽材木材畜聚之物皆在地賦外委人於斂野賦之下而兼掌之則所賦之內必有可以

通融者不然其斂於民虐矣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王氏曰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劉執中曰稍聚去

王城三百里賓客有時故以待之甸聚去王城二百

里而羈旅無時故以待之

○項氏曰稍廣故以其所聚待賓客可以備禮○黃

氏曰遺人野鄙之委積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先王之政不使一人有乏絕之患○項氏曰甸小於

稍故待羈旅過客其用微

鄭錡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羈旅蓋遺人之待者米粟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䟽材而已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余當為餘聲之誤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賈氏曰上巳云甸稍此餘聚是縣都中畜聚之物○

王氏曰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頒則用財之餘事

故以余聚待之

○項氏曰其餘則待往來之頒賜○李嘉會曰頒賜有在賓客有在軍旅

有在出疆之使既以委人餘聚待之至遺人不可以頒賜立額蓋遺人施惠以下皆非常用故頒賜不可得

蕪

以式瀆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䟽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鄭康成曰式法故事之多少○易氏曰薪芻䟽材木材之類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鄭康成曰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

給張事

賈氏曰掌次云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故以給張事

鄭錡曰賓客共芻薪軍旅言共其委積薪芻者蓋軍旅之所共不一此特共其委積之薪芻爾○賈氏曰疏材是百草根實可以助禾粟以供馬牛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共之兵器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

○鄭錡曰共其野委則又併與守野

委之兵器而共之野委不守則敵人鈔畧以乏軍須必為之防可也

鄭康成曰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

○賈氏曰苑囿藩羅

以遮禽獸○王昭禹曰野囿財用以備資給○曹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車徒皆止止則必宿而宿必有路室之委是謂野委豈可無兵器以助其守衛乎路室必有藩籬之固是謂野囿又豈可無財用以助其防閑乎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賈氏曰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謂之軍旅之賓客○黃氏曰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

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鄭康成曰館舍也

○曹氏曰國事莫重於兵則委人之預備者亦莫詳於兵軍旅之賓

客於是可以即安於館馬

總論

曹氏曰薪芻材木皆麤惡而瑣細者取之於野而斂不及於民聚之於臣妾而力不妨於農備之於素暇而憂不形於倉猝儲蓄有餘給使無乏取者不病於求之難與者常見其供之易故賓至如歸師行宿飽

脫有號召有會同則上作下應求得欲從人無不辦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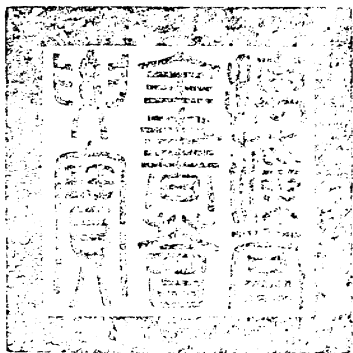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七行鄉遂雖互文見義
刊本脫遂字今增

卷二十六第一頁前六行中大夫一人不使卿刊
本卿訛鄉據賈疏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自有四丘之四馬刊本脫有
字今增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臚錄監生臣胡作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十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又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

○呂氏曰此所以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

○賈氏曰土均草人稻人皆土地之事

薛平仲曰自稍人之令丘乘則民知國事之當力委人之斂薪芻則民知野賦之當備然使均齊之政不

行則民將以厲己為怨孰知聽命之為義是則土均所由設也○王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於土政之政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於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則曰地事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

平仲曰鄉有均人以均力政於鄉遂有土均以均地政於遂鄉豈無任於地事遂豈無職於力役蓋鄉之環於王城者役為重固力政之所當審遂之列於田野者耕為重尤地政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李嘉會曰均人所急在力政故用中士而事簡土均所掌者廣故用上士而官衆

掌平土地之政

王氏曰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

地征然以土為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鄭

康成曰政請為征所平之稅○賈氏曰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鄉遂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易氏曰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

牧皆謂之地守

○曹氏曰鄉遂井田地域溝封之守山林川澤掌固司險之守皆是也

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

○曹氏曰凡有事於地如治溝洫設涂木之類

皆是也 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

之則高下媿惡重輕適其平

黃氏曰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

起於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

一法均人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間中之法無

不均矣 ○王氏曰有職必有事有事必有職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不均地職均

人均力政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不均力征者互見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凜而行之掌其禁令

曹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於和未免一於任法則前日均平之政將以齊民反以廢民政令刑禁施舍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力乎猶有未宜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纖悉之異宜者而平之凡禮文之異同見於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訟襲之積久見於習俗之便安者不必

輒變凡施之於喪紀祭祀者皆不敢盡決於朝廷之法更以地之媿惡為其厚薄輕重之節而後可以使

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項氏曰和之如何以

地媿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

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因革喪祭之豐約宜者令之

不宜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和則中節之謂也禮

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

心理於萬物

○黃氏曰為之輕重之法使無偏廢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媿惡蓋

其豐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法以律天下宜其所難行矣掌其政令蓋已和而著為禁令也

總論

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土地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為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

瘠厚薄無緣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惟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

各守其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媿惡為輕

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
輕重之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
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
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為化也

薛平仲曰均一之政既行則斯民之從事於耕稼者
是雖有地利之難致且將為之致力所謂土化之法

下地之稼孰不各興其事而使地之無遺利哉此固
草人稻人列於土均之後也

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王昭禹曰移瘠而肥移惡而美夫是之謂土化土化
者因形移易之也○劉執中曰既相其地高下之宜
種之九穀又取九獸之糞以化其土然後種之非特
用其糞又令其民薙草而灰之以和其糞則地有可
化之理故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

若欲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今之農民莫不如是

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

音低

用羊墳

符粉反

壤用麩

音眉

渴

其列

反

澤用鹿鹹

音昔

用貍

呼丸反

勃壤用狐埴

時力反

壚

音盧

用

豕疆藥

音檻

用蕒

扶云反

輕熨

孚照反

用犬

項氏曰夫土不能皆美以形質則有肥磽以地利則

有厚薄於此必致人功焉化薄而厚化磽而肥非糞

種不可然地各有宜故草人物色其地相宜而為之

糞種糞種者積壅穢以培毓之今南方田皆然鄭司

農以為以獸骨汁漬其種失矣○鄭鍔曰地之色有

駢赤而性剛者有既赤而又為縹緹之色者

○項氏曰一染

謂之縹

有墳起而又壤解之者

○鄭氏曰墳壤潤解也○胡氏曰無塊曰壤其

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高燥

有舊為澤而今則渴竭者有本鹹苦

而又瀉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埴壚則粘䟽

而不墳者

○胡氏曰土粘曰埴其性膠固卑下曰壚其性次埴

有疆藥則堅強

而不和柔者有輕𦉰則輕脆而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將以化之則隨其所宜或用牛或用

羊或用麋鹿或用貍狐或用豕犬或用麻蕒者

○易氏曰

八物皆以糞化草此則獨以草化之耳○王氏曰糞種以糞糞之唯用蕒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糞糞之

皆可以變惡而美易瘠而肥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蓋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溢之勢以

致其稼穡之利夫盖有難為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特設必以上士居之

掌稼下地

易氏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盖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

濕之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李嘉會

曰稼下地必先治水而後治草者盖草生則地不見草死則地益肥積之數次其上益高其根益密而積壅淤於水面乃可種焉此稼澤之法

以豬畜

勅六反

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

水以澮寫水

易氏曰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治水者有其道耳○鄭鏐曰地之下者水之所聚當先為豬以畜水左傳云規偃豬禹貢云彭蠡既豬謂畜水使不流

○王氏曰待旱也

水內有所豬而外

焉無防以止水之來無益也故又當為防以止之

○王

氏曰待水也

將以動蕩餘水使之行則為廣深四尺之溝

○項氏曰稻宜下地民之食為多黍稷宜高小旱不足患故專設下地之官豬畜之以防旱止之必有以行之故蕩之於溝

將均受其平地之水則為廣深二尺之遂

○項氏曰行之必有所歸故均之以遂之田首小溝○王昭禹曰遂傳受諸豬而且之者也○鄭康成曰

遂田首受水小溝也

將以棄水而去之則為小列而舍

○項氏曰由遂

而入田之畦畎則謂之列○賈氏曰先鄭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為止舍之舍下文澮是寫去水則此舍為止水

將使水去之速則為廣二尋深二仞之澮以

於其中

寫之使歸於川

○項氏曰水於是會焉既處之必有以去之故寫之以澮澮田尾大溝去

水者也。○王昭禹曰：滄者通諸溝而直之川也。

○黃氏曰：水政蓄泄掌在稻

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王昭禹曰：毀草為芟。○鄭康成曰：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黃氏曰：草芟着土則復生，故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莠之。

鄭康成曰：殄絕也。

○鄭司農曰：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

○鄭鍔曰：稼於

下地以去水為先若夫稼澤則法又不同澤者草之所生所以去草為先盛夏水熱芟之夷之以水殄之草不生則地可稼○王氏曰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賈氏曰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

種故云草所生

○李嘉會曰澤地草易生而害其種種以芒練草或生焉則不至以害其

種之茂

○易氏曰芒種稻之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

項氏曰旱暵則共雩祭之所斂以稻所急水者也

愚案雩祭所斂必是下地所產旱濕之物須稻人以共

喪紀共其葦事

鄭康成曰葦以闔墻禦濕之物

○賈氏曰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

○王氏曰喪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曹氏曰澤宜於芒則有芒種之種旱急於雨則有雩祭之

斂澤宜於葦則有喪紀之供古人於下地無一而有棄物矣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遂自草人稻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於是乎為王訓之以廣其見聞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闕蓋甚大也雖然二官皆以訓為名明辨而啓迪之

開陳而敷宣之之謂也山川土田之宜風俗美惡之
尚古今封域之所更歷代聖賢之所迹彼其岸谷高
深之異變封壤離合之異勢先後之相禪盛衰之相
代其必有故矣訓之以圖而事有可鑒訓之以志而
事有可稽則一人之所以奄方輿攬圖籍於民上者
其將兢兢業於此乎○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
則其開廣王心啟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
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予以備顧問進諷

諫覽今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
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為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
乎

易氏曰此二官為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
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
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
以詔觀事之媿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
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

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媿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為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媿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王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劉執中曰慝惡也惡風惡氣惡水惡獸惡山惡路惡川皆為地慝而辨其所產之物有害於人者以豫詔

於王○鄭康成曰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
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
不求也○林氏曰上有所求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
共易致宜於青者不宜於揚宜於豫者不宜
於兗則土訓之
詔地求可知

鄭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
所宜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
毒原其生以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
○曹氏曰凡地慝地物地求三者皆於訓說之間而

敷陳之則利害知所避就取予知所防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愚案必使土訓夾王於巡守之時以其知四方土地之利害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

方志之書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鄭鍔曰方志如宋有宋志鄭有鄭志一方之志載其一方之事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具載於書道其方志則王有游如少昊之墟如大庭之庫如穀之二陵相之帝丘之類王可問而知

劉執中曰四方地里山川人物皆有其書以志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從王有所觀瞻而未知本末者則以

其志誦訓以詔之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項氏曰方慝其方言語動作所惡者以詔人君辟忌而勿言之勿為之恐感人瞻聽且不苟於言行也詔之者如是則地俗皆可知矣或曰方慝五方之氣能使邪以病人者詔其起居飲食毋犯其所忌也然此說近於土事非方志也

陸氏曰李巡曰充信也徐舒也揚軫也荆強也豫舒

也雍壅也冀近也

謂西河之間
情性相近

其論方俗之情性大

槩如此蓋民生天地之間剛柔緩急係水土謂之風
好惡趨舍隨君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
之人智大蒙之人信崆峒之人武秦人尚氣力先獵
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此皆風使之然也吳楚之信
巫重祀鄭衛之亟會流淫魏之少思生分周之高富
下仕韓之椎剗燕之輕急齊之偽詐不情吳越之好
劍輕死幽貴正信而尚禮器魯重廉恥而尚禮義宋

多君子而多稼凡此皆俗使之然也地高者宜黍稷
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
多織皮先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施政山
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鱉為
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辟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
緹之地糞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
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土訓誦訓所
以有功於天下也○曹氏曰凡方慝辟忌地俗三者

皆於訓說之間而敷陳之則醇厚之風可回而竒衰之俗可易

王巡守則夾王車

王昭禹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王車備王或質所聞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

愚案大者曰虞故山虞澤虞皆中士小者曰衡故
林衡川衡皆下士然大山大澤大藪徒八十人小
者皆徒二十人此等皆山澤之民有斬伐之事則
共其役事已則還受職於山澤何嘗有厚祿以養
之王氏以山川林麓澤藪所出之富足以祿此徒
非也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

厚民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開斯
民競利之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
是以先王為之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也為之衡
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民知利之為可資而不知
利之為可餌則土物愛而厥心臧教化之端孰切於
此

陳及之曰周禮有頒田法而山澤未嘗頒之民太宰
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內

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為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共川澤之奠以當邦賦然則周制何以不頒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衆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賈氏曰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彼是竹木生平地者此是山內之林也○易氏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厲禁○林氏曰為之厲則別其地以為之限為之守則命其人以為之守為之禁則設其法以為之禁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貪殘之民不得以暴天物矣

李景齊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

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在人所競趨官不為之守禁則紛爭力奪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兼并者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

○王昭禹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蓋商之末世猶凶年也以荒政拯

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謂之無政矣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陽夏

斬陰堅濡調

○曹氏曰日之所在木必堅刃可用故仲冬仲夏之斬木為材者必相其山之

北南

卷二十七

王氏曰考工記曰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
稹理而堅陰也者䟽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
諸其陽則穀雖敝不蔽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
所謂陰木則䟽理而柔者也䟽理而柔宜以火養則
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如此則陽
木斬以仲冬宜矣

○王昭禹曰斬陽木必以仲冬以

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也

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
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倔強柔者不失於弱矣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賈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軫子貫之
所以謂之牝服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
造二者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為之

○王氏曰季標枝也蓋因

其材而揉焉

時即上文仲冬仲夏之時

○王昭禹曰夫材美工巧然而不良

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養氣然後工之巧行焉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康成曰時斫材斫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

為久盡物

○王昭禹曰草木零落斫木之時使終是時而斫之則將苟取於盡物故令之以時

又期之以日有期日則節其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曹氏曰邦工朝廷之梓匠○鄭康成曰掄猶擇也○

賈氏曰上文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在冬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賈氏曰上文據國家使工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可也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亦不得伐

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

○曹氏曰掄材雖不禁而春秋之不可斬

材則自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康成曰竊盜也○劉執中曰謂厲禁之內○王昭

禹曰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

○曹氏曰

天之生物有限人之用物無窮若蕩然無制暴殄天物則童山竭澤何所不至刑罰之施至是不得不行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鄭康成曰為主主辨護之

○賈氏曰辨護者謂供時用相禮儀○項氏曰山虞

山神之所依也故使之主祭焉

脩除治道路場壇

○王氏曰脩脩祭事除除地為壇

○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為之厲禁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如志焉

鄭康成曰萊除其草萊

○賈氏曰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

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或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鳥獸之害人者消則虞人因田獵而萊山澤者亦以除民之害故也

弊田田止也山虞有

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

○賈氏曰禮緯旌旗之杠

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雖有熊虎為旗仞數則短

宜三

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知獲數

也

○賈氏曰以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馬之職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為衄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衄盖取字之偏旁以為左耳其說未為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為衄羽牲曰衄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為毛牲謂羽牲曰衄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

禽以祀枋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
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
曰珥當為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蓋田獵
所以訓兵弭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涖卜
來歲之戒亦弭兵裁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曹氏曰祭祀田獵凡有關於山林者皆使山虞掌之
既身為之主以示神之所依又脩除且蹕以肅其壇
墠之所既萊其田以開其可陣之地又植旗弭禽以

示其田獵之當止一則以敬鬼神之森列凡一木斬
伐不敢分幽明為異觀一則以蒐獵為不得已故於
驅馳逐利之際不敢使衆欲無所限節先王於林木
一物其謹重如此非仁矣乎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

○曹氏曰官以衡名惟欲其權
衡之平耳有所偏衆則非平矣

平

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賈氏曰山虞尊使中士為官首下士為之佐林衡卑故下士為官首胥徒多於山虞者以林麓在平地盜竊材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

○劉執中曰胥徒增多於山虞者麓在山下養

材為多共國者衆則用之者倍去民為近則其守為勞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

○王氏曰林之政山虞掌

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政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各得其宜

鄭康成曰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王氏曰澤虞言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
林衡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項氏曰以時會計林麓之繁耗而賞罰守者

若斬木材則受瀆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氏曰山虞官
尊故設之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王昭禹

曰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具斬木材之政令而
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斬木之法也服耜斬季
材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

○曹氏曰山虞以時斬材而林衡則受法于山

虞以嚴其戒一有不平則計其守者之功過而賞罰之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賈氏曰官

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鄭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執中曰時謂獮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以縱萬民漁焉不平其守則淵潛不可得以遂性不舍其守則解食不可得以養民

劉執中曰犯禁謂以數罟入於汙池非時取魚鼈者也

王氏曰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鄭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鱗蜃蛤之屬○王氏曰
共川奠共川物之奠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
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

雅有八藪

賈氏曰案鄭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舉藪明知無水又爾雅藪在釋地篇故知水希曰藪若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藪澤皆為一者以其有水則為澤無水則為藪元是一物

又曰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澤中之所出物多也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賈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

澤者文有不同皆互見

○李嘉會曰澤屬乎國懼民因地以致爭今海之沙岸潮

之波渚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撲于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

王氏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為守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蕃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黃氏曰國澤為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鄭康成曰入之以當邦賦○劉執中曰時取之有時

澤藪之利非民田之正稅故入于玉府以供王之好賜然玉府有常數也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入于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自養取薄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頒其餘于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黃氏曰

菱芡葦蒲與民共之

○劉執中曰謂令其守發其屬俾萬民雉兔者往焉芻蕘者往

焉漁獵者往焉期日既滿則復其厲禁所以長育蕃阜俾之生生而不窮故曰藪牧養蕃鳥獸則山藪無

物不遂其性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鄭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苽菱芡之屬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鄭康成曰葦以圍墻蒲以為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鄭康成曰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

羽

○王昭禹曰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山物也澤虞以旗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賈氏曰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
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禽不同而鄭
云屬禽猶致禽者鄭互見為義○王氏曰或言致禽
或言屬禽則皆致而
屬之不言珥
以山虞見之

總論

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
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
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

虞川衡正於澤虞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於澤虞之前者以山林川澤為序也山虞物為之厲而為守禁澤虞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於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於澤也茲其辨爾

陳君舉曰右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闕譏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

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諸
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
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考之周
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
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收天下之
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
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人謂
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於

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斲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特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則實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於王府而推本先王領於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韓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晉守之

郇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
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系虎牢
於衛不系楚丘其類非一盖所以別天下之重慮侯
國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公上凡山
澤陂池之賦皆為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
養天子然初制踈閭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
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之時凡五嶽盡在天子
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農湖

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處皆使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薛平仲曰自虞衡有以司山澤之藏則山澤所出非民生日用之常者先王蓋不以輕動斯民之心非國

家經用之宜者先王亦不以強抑斯民之心故從禽
可欲也而田獵之禁則有迹人以掌之寶貨可欲也
而金玉錫石之禁則有卅人以掌之夫然後自角人
至于掌蜃其取諸山澤之農者皆以當邦賦之政令
夫自太宰之九職言之其所以任山澤之農者蓋如
彼而所以取山澤之賦者則如此既已使民之不貪
而又使民之易從此先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
使居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其教化則流行乎中矣

掌邦田之地改為之厲禁而守之

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氏曰迹人主跡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

易氏曰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
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為之乘革路建太
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囿設囿游之禁以
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為之載旂
車之旌見於囿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
所禁之囿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
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迹人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
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為之載木路巾車言木路

以田是也

○揚氏曰邦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所故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

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王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況邦田之地乎惟以時入則不

禁如獺祭魚然後

漁人入澤梁之類

曹氏曰太宰九職任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養蕃之任有二祭祀賓客之供囿人掌之其曰囿游之獸禁又曰牧百獸則牧是也蒐苗獮狩之所取迹人掌之其曰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則藪是也獸而可牧不過羊豕六畜之類取於囿足以供矣若田

獵之獸非可以常獸牧之其地之廣將以備教兵之用不可以比於囿其獸之多非林藪之深茂不能養蕃於其中不為之厲禁則獸之奔軼四出不能遂其蕃息之性他日無以供田獵之取則於教戰之典為有闕矣故凡邦田之地盡使迹人大為之防而為之厲禁焉而後蹤迹以取之非若囿而牧之可以隨取而得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項氏曰令之以所取之

法○賈氏曰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

○易氏曰受迹人之

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劉迎曰麇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餒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為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

其死則何害於殺

○王昭禹曰禁麇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麇卯與毒矢者一年之中
未始不禁月令禁麇卯於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
餽獸於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
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卅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卅之言礦
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易氏曰金玉之函於石者謂

之卅取玉則破卅而得取金則煨卅而成怪石黃金

非卅所出總名以卅人者舉其類言之

○劉執中曰石而函金銀

者謂之卅卅或又函於石中必穿石而後見煨之以火則金石分焉而金多產於土中或雜於沙中今邕州之西南自山生竹皆方其下有黑石方如骰子中必函銅謂之塊金石其上中有金或塊登數兩者耕種其田者多獲焉白金之卅多函於中夜有光如疋者其氣也民多宿于山以候之

鄭鏐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

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鄭康成曰錫釧也○賈氏曰為之厲禁亦謂使其地
之民遮護守之

○劉執中曰全地之道以養五行

○易氏曰天地之

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
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為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
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王昭禹曰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取之
者適其盛衰消息之時也○鄭康成曰物地占其形

色知鹹淡也

○鄭錡曰物其地則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

授之教取者之

處

○易氏曰使其案圖而取之

○曹氏曰物其地者乃示所當取

之處不使之廣肆其鋤鑿也圖而授之者乃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之縱意旁搜也

巡其禁令

鄭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易氏曰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

○鄭錡曰巡其禁令以防竊取然

後卅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

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
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周禮訂義卷二十七